

血洒晴空

抗戰戲劇叢書之五

血 洒 晴 空

飛將軍問海一文

尤兢譯

大眾出版社

1938

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

每冊實價一角五分

著作者 尤 兢

出版者 大眾出版社

發行者 大眾出版社

版權
所有
不准
翻印

經售處

生 活 書 店
上海雜誌公司
華中圖書公司
香港世界書局

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六十三號
廣州鹽運西路三卷三號
長沙東長路二百另二號

血 洒 晴 空

——飛將軍閻海文——

人物表：

陳秀芳——女學生，看護。

劉月蘭——女學生，看護。

閻海文——劉月蘭的愛人。

凌雲閣——空軍，閻海文的戰友。

羅剛——受傷的空軍戰士。

曹排長——受傷的戰士。

兵士

醫生

第一幕

時：八二三

地：杭州

人：劉月蘭 陳秀芳 閻海文 凌雲閣

景：大學女生劉月蘭的寄寓，一間樓面，用具簡樸，佈置得相當美觀。一只無線電收音機和一個「吉他」安放在適當的地位上。

幕：劉月蘭，素樸而矯健的時代女郎，倚着窗，在熱心地看天空里的飛機。

陳秀芳在桌邊看一幀照片。

陳月蘭，你這張照片送給我好不好？

劉不，呵，再添印了送給你吧，這一張……

陳 這現成的一張爲什麼不送給我？

劉 唔，這張我已經答應送給一個朋友了。

陳 一個朋友？呵，月蘭，你有了愛人了，是不是？

劉 （嬌羞地）沒有。

（門外的電話鈴子响。）

聲 ……喂，喂，你要誰聽電話？……呵，你等一等！（大聲）劉小姐，你的電話！

劉 請你問問是那兒打來的？

聲 喂，你貴姓？呵呵。（大聲）劉小姐，就是常常打電話給你的閻先生。

陳 閻先生，誰？

劉 等我去接了來再談吧。（走）

（陳秀芳把照片放好。）

劉 (在門外)……哈囉……呵，是我……怎麼樣？……你在湖濱麼？……什麼

？……划船？不，我不出去……我來了一位朋友，是新從上海來的……什麼？上海的情形……呵，你來了再談吧……照片？呵，照片已經洗好了……好……好……再見！(接完了笑嘻嘻地進來)

陳 (一直聽她說話的)是愛人打來的不是？

劉 (笑)……

陳 月蘭，怎麼不早告訴我？(笑)什麼時候，請我喝喜酒！

劉 你自己呢？

陳 我有了愛人，決不像你一樣的，連老朋友也瞞着不告訴，月蘭，這位閻先生是怎麼樣的人？

劉 你自己看吧，他此刻在湖濱，馬上就要來的。

陳 嘿，你放了暑假既不回南通家里去，也不去上海，說是留在杭州讀暑期學

校。原來在這兒偷偷摸摸的講戀愛了！

劉 呸，難道戀愛也要登報啓事麼？

陳 這位閻先生，是你們浙江大學的同學不是？

劉 你真討厭，老問不完……

陳 討厭什麼？人家說，一個人在戀愛的時候，是最喜歡談論戀愛問題的。

劉 好，我不跟談，給你看吧。（順手從桌上拿起一張紙來）

陳 對了，還是把情書公開公開吧。

劉 你再說，我就不給你看了！

陳 呵，給我看，給我看。（搶過那張紙來看，唸：）「給海文」……月蘭，這海文就是閻先生麼？

劉 他是這兒笕橋航空學校的教官，轟炸隊的隊長。

陳 呵，原來這位閻海文先生是一個飛將軍，怪不得你對於飛機這麼有興趣，

好極了，我們的女詩人愛上了一位飛將軍，這才真是美麗的「羅漫斯」呢！
你看下去就知道了，他可一點也不浪漫。

劉
(吟)

給海文——

美麗的西子湖上，
晴空里，映着片片白雲。

劉
請你把「吉他」拿給我，我自己來背給你聽吧。

(陳秀芳給她「吉他」，自己看着詩。)

劉
(合着調子唱)

美麗的西子湖上，
晴空里，映着片片白雲。
你駕着銀灰色的教練機，

飛翔，飛翔着，

像矯捷的鵝鷹！

你英勇的戰士，海文！

飛呵，飛呵，

教練你的學生：

把殺敵的目標校準！

率領着戰鬥的隊伍，前進！

蘆溝橋畔響起了抵抗的砲聲；

黃浦江頭呵，

正捲湧着險惡的風雲；

全國上下在喊出：發動

民族解放的神聖戰爭！

你英勇的戰士，海文！

時候，是時候了，

你將在民族抗敵戰爭中，

顯耀男兒的好身手，

完成你那保國的壯志雄心！

殺過長白山去，

那兒呵，是你懷念的

積雪如銀的峻嶺，

殺到鴨綠江濱，

去憑吊故土，祭奠你的祖塋。

（唱完，陸秀芳遙眺窗外，出神。）

劉秀芳，你怎麼了！

陳 呵，我在想像一個熟烈的，沉鬱的東北人，我們的空軍將士，架着飛機，殺回老家去的時候，他會是怎麼樣的情形……

劉 呵，那他一定是……

陳 他一定是怎麼樣？

劉 那一定是說不出的……

（打門聲。）

劉 請進來！

（閻海文，空軍將士，推門入，他帶着洋酒和水果來的。）

劉 （熱情地）呵，海文，你可來了，我們正講着你呢。

閻 講着我什麼？

劉 我來介紹：這位陳秀芳小姐，這位就是閻海文……

他們相互爲禮。）

閻 月蘭，上海的事情知道了沒有？

劉 陳小姐是爲了送她母親回杭州來，昨天晚上離開上海的，她說上海的情勢緊張極了。

閻 豈止緊張，已經接觸了！

陳 什麼？已經開火了？

劉 什麼時候開火的？

閻 無線電的報告，你們沒有聽到麼？是上午九點五十分……

劉 噢，奇怪，我開了很久的無線電怎麼沒有聽到？（連忙過去閻來聽）

（沒有聲音。）

閻 此刻沒有了，上午十點半的報告，說是「上午九點五十分的時候，敵人的陸戰隊七八十人，從北四川路日本小學裏闖出來，經過虬江路口的橫浜橋，用輕機關槍向我駐軍掃射，他們打算越過淞滬鐵路，衝往寶山路去」的

劉 衝過去了沒有？

閻 沒有，我們的駐軍和保安隊，立刻就還槍，雙方打了十來分鐘，敵人不支而退走了。

劉 秀芳，拿來，你輸給我了。

陳 輸給你什麼？

劉 方才你不是說上海情勢雖然緊張，可是，一時決不會開火的嗎？現在……

陳 慢着，（問海文）後來呢？

閻 後來就「恢復了平靜狀態，雙方各守原防」……

陳 月蘭？不，這不算，我沒有輸！

劉 已經開火了，你輸了，快拿出來！

陳 不，不算，這不能算！

閻 你們吵的什麼？

劉 你聽我說，方才你沒有來之前我們討論了上海的情形，秀芳說上海一時還不會打，我說上海一定要打的，我們賭了五十塊錢的東，現在……

閻 你輸了，陳小姐！

陳 我是情願輸的，我輸了中國就有救了，不過上海現在並沒有開仗呀！

劉 上午九點五十分不是已經開了火嗎？

陳 那也許又會像八月九日虹橋飛機場的事件一樣，用什麼外交方式解決的！

閻 今天會不會繼續衝突雖然還不知道，不過，這次是一定要爆發戰爭的了，因為在軍事上，不但有了準備，而且開到上海附近去的軍隊已經不少了！

劉 對了，他是軍人，軍人說的話應該比較靠得住的。

陳 不錯，閻先生是軍人，是空軍教官，飛行隊長，可是，我問你，你接到動員令了沒有

閻（相當窘）這，這倒沒有！

陳這就好了，既是抗敵戰爭馬上就要爆發，那末作爲抗敵戰爭中的重要部份的空军，爲什麼至今還沒有動員呢？這不是我沒有輸的最好的說明嗎？

劉海文，你們空军真的還沒有接到動員令麼？

閻沒有。蘆溝橋事件發生後，我們就打了請纓殺敵的電報，可是至今還……

陳抗戰是早一天好一天，要是上個月就開始的話，至少北平和天津不會和瀋陽一樣的！

閻唔！（感傷地）不管怎麼樣，我是決心了。

劉你決心怎麼樣？

閻這次要是再不抵抗，再不發動抗敵戰爭，我決心脫離這兒，航空教官不幹了，飛行隊長也不當了。

陳閻先生打算……

閻

陳小姐，你知道，我不能忘了我是遼寧人，東北人……記得九一八發生後，我們許多同學聚在一起商量着，他們決定去當義勇軍，我呢，決定到關裏來，當時我對他們說，我要到關裏去，這並不是怕死，「爲了民族與大眾的自由，我情願顛雙手捧出我的生命！」我們分頭努力吧！我相信，「一年，不，用不到一年，一定能夠回來收復東北的！」可是，陳小姐，至今已經六年了，上個禮拜，平津失陷之前，我還接到東北的朋友來信，責難我，他們說：「爲什麼還不回東北來，東北正需要你呢！」現在，天津，北平都已經變成了瀋陽，東北不是更需要我了麼？所以，這次要是再不發動全面抗戰，我一定辭職不幹了！

陳

閻先生，你別悲觀，別失望，只消每一個民衆，每一個軍人，都下了和雷先生一樣的決心，那末抗戰一定要爆發的，月關，但願我輸，我請客。

劉

不，我請客，我是主人。